

凳占了位置。当时是1月份，室外天气很冷，舞台还是临时搭建的。我从场上下楼梯的时候，上面铺了毯子，我没发现楼梯中间有缝隙，脚直接踩了进去。当时，脚腕虽然钻心地疼，可是我想观众这么热情，我不能就这样中途退场。而且，我们的伴奏带是提前输入的，如果我的节目从中间停掉，后面的演出就乱了，而且观众也会失望。”于兰说。

之后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于兰才把脚从楼梯缝中拔了出来。当她一步一瘸地走到舞台最前端的时候，却跟观众道起了歉：“不好意思，下楼梯崴脚了。我虽然脚很疼，但是嗓子不疼，接下来，把《穆桂英挂帅》送给你们……”

“那天，从我开口唱，掌声、呼喊声，就没有停，一直伴随我唱完了，走上大巴车。”于兰动情地说，“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，作为一名艺术家和戏曲工作者，无论何时，我想起这件事，都是对我心灵的慰藉和洗礼。”

去年，“9·3”大阅兵前，她和同伴到阅兵村演出。正值端午佳节，原本可以与家人团聚的她，却在阅兵村里待了一周时间，连演了11场。“大家往往会跟我们说，你们辛苦了。但实际上，最辛苦的还是他们，不管男兵，还是女兵，看到他们晒得像黑煤球一样的肤色，我就特别感动。”

其实，下基层演出过程中，收获无数感动的于兰也曾遭遇小偷，刚买的单反相机就不翼而飞了。于兰直率地表示，当时虽然也会着急，但是自己有一个宗旨，就是服务是第一位的。“我身体上的伤痛和财产上的损失，都不会影响我为基层服务的决心。我觉得从事艺术，就要有艺术家的胸怀。”

### 为普及京剧 推掉报酬不菲的商演

这些年，于兰在京剧专业道路上发展的同时，也参加了不少电影、电视剧的拍摄。

《关东大侠》《关东女侠》《偷鱼贼》《深圳人》《黑嫂》……许多影视剧中，她都有区别于京剧舞台上，完全不同的形象和表演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尽管如此，于兰却表示，京剧演员从小练功吃过的苦，流过的汗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，偶尔拍拍影视剧是兴趣，但要她放弃京剧，放弃舞台，她做不到。

“我骨子里最爱的，还是京剧。”于兰坚定地说。多年来，她身体力行地通过下基层演出的方式，从事着京剧推广普及工作，为此多次推掉了报酬不菲的商演。有人说她是“一根筋”，她却说，这是她的责任和义务。

于兰表示，“年轻人大多喜欢时尚音乐，但是我不希望京剧只是‘花椒面’式演出。所以，演出前，我总是跟观众说，你们对民族艺术不了解，我唱完之后，你们感受一下，我们的国粹到底好不好。”

事实上，她每次演出之后，观众的反应都很热烈。大家看她演出，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。“我相信，他们听我唱梅派京剧，会是一生难忘的记忆。有了这个记忆，年轻的战士和观众再看电视时，可能就会多关注一下戏曲频道。这样，我觉得就为京剧普及做了点实事。”

热心普及京剧的同时，于兰还热心公益。从1998年抗洪救灾、到近些年的地震、冰雪灾害，她都积极地捐款捐物，希望能给受灾群众，多一点帮助。前年，她还救助了一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。

“我是从网上获知这个孩子的消息的，那个孩子两岁多，来自甘肃。我知道，小孩的先天性心脏病，如果及时治疗的话，是可以治愈的。所以，我马上跟医院取得了联系，告诉他们这个孩子我来救助，他的手术费我来支付，而且还签了合同。”

当记者询问于兰，有没有想过将来孩子病好了，长大了，能回来报答她或者看望她。于兰连说了几个“不会”。“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想要得到回报。那不在我救助人的前提范围内。只是我现在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我觉得用我劳动所得，救一个人的命，很值得。”于兰说。



到基层慰问演出



参加2015年“9·3”阅兵观礼



和恩师姜凤山先生在一起



《兰梅记》剧照

出生于哈尔滨的于兰，性格里有着东北人的直率和豪爽，但是追求艺术的过程中，却不敢有**一丝的马虎**。

她醉心京剧，曾师从张蓉华、云燕铭、孙荣惠，拜师于童芷苓、刘秀荣，2012年更拜师梅兰芳大师的琴师姜凤山先生学习梅派京剧。她崇尚艺术，将一部新编的传统京剧《兰梅记》，从剧院舞台一路护送上了电影屏幕，还获得了金鸡百花奖。为了弘扬京剧文化，她下部队、进企业、到农村，参与公益演出100多场。因此，她获得了首届中国戏剧奖·梅花表演奖、全军新编优秀剧目调演表演一等奖、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、四个100“最美志愿者”等一系列奖项和荣誉称号。

于兰：

## 醉心京剧 倾情传播国粹

□本报记者 陈曦

面前，毕竟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孩子。京剧院里的重要剧目和主要角色都不敢让像她这样的新人来演。

当时，哈尔滨京剧院要上演一出戏，叫《重圆记》。这出戏长达3个多小时，戏里有两个主要角色，一个叫春兰，一个叫冬梅。饰演春兰的青衣是个老演员，冬梅是另外一个年轻的花旦演员。戏排完了，距离演出只有四天的时候，演冬梅的花旦演员却不慎把脚崴了。

那时，这出戏的水牌摆出去了，票也卖了，却因为演员受伤，面临无法演出的窘境。危机时刻，京剧院的副团长想到了于兰。“我们副团长说，青年队有个小孩儿叫于兰，没演过花旦，但演过《杨排风》，是武旦的戏，可以试试戏。导演找到我，让我把剧本拿回家看一下。”于兰说。

都说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于兰把剧本拿回家，便一个人开始背。当时她的父亲还在家，看到她一个人在那嘀嘀咕咕，便问她在做什麼。于兰解释完后，父亲便跟她对词。只花了一个晚上，她就吧词全背下来了。

第二天，于兰见到导演，导演跟她说，你不用唱，用你的感觉，念词就行。于兰却说自己不用拿剧本，就这样她边唱，边念白，把自己不会唱的也背出来了。“演到一半的时候，导演喊停，跑到团部，找到团长说，小于兰就是这个人物，她都不用演，她就是冬梅。”于兰开心地回忆着。

其实，在此之前，于兰从没穿过水袖，而小花旦的脚步也没在舞台上演过。团里找了老师，现教她水袖花，教她学唱腔，其他演员配合给她搭戏。三天之内，她就吧这出戏熟练了。

“哈尔滨京剧院的观众对我们团的演员都是非常熟悉的，但他们看了《重圆记》后，便问怎么之前没见过演冬梅的这个演员呢。团里人解释说，这是以前演刀马旦的于兰。从那之后，我个人事业开辟了新的行当。”于兰说。

那一年，《重圆记》不仅在剧场演了100多场，于

兰还连续几年除夕登上哈尔滨电视台，表演“冬梅闹洞房”一段。就连平日里，不喜欢看京剧的观众，也通过电视，认识了这位唱功和表演能力都不俗的新人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默默无闻的于兰一跃成为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。

### 老戏新编 一人分饰两角演出彩

与那种刚一成功，就飘上天的年轻人不同，于兰虽然已经得到了广大观众以及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，可她时时想着的，却是如何能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。1998年，她到北京就读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，2001年，又调至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工作。

新的工作环境，新的起点，于兰却始终不能忘怀曾经给自己和观众带来深切感动的《重圆记》。于是，想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，对《重圆记》进行重新整理。这才有了后来让于兰名声大噪的《兰梅记》。

“我希望把大儿媳春兰的部分按照梅派的端庄、贤淑来塑造，二儿媳冬梅的部分用花旦的调皮、睿智来塑造，不一定按照派别来演。根据我的要求，编剧孔文峻帮我整理了戏的唱词和要求，基本上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”于兰介绍。

2003年，于兰刚想启动《兰梅记》的排练，正好赶上“非典”，当时大家都人心惶惶，她不好意思请大家排戏，计划搁置了。2004年，她又想启动，正赶上部队裁军，一大批人要转业，排练又只得作罢。“2005年，我的计划终于启动了。当时只花了15万元就把这个戏拿下了，这个戏成本低得创造了奇迹，给战士演出几十场，特别受欢迎。”于兰自豪地说。

《兰梅记》的灵感虽然来源于《重圆记》，但故事却是新编的，讲的是婆媳关系。戏中塑造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儿媳妇和一个前后不一样的婆婆——一个逆来顺受，一个巧舌如簧。婆婆还是那个婆婆，但先是刁钻，后是无奈，三个女人一出戏，跌宕起伏。

于兰在戏中，一人分饰两角，大儿媳妇春兰和二

儿媳妇冬梅，表演十分精彩。于兰告诉记者，这出戏的故事一点也不深奥，但是很有看头。大儿媳妇春兰贤孝，却未能为婆家延续香火，横竖被婆婆小瞧，甚至百般虐待，还在二儿子娶亲之前被驱逐出家门。二儿媳妇冬梅未嫁之前对于婆婆的刁钻已有耳闻，与丈夫商量出对付婆婆的妙计，花烛之夜大闹洞房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令婆婆吃尽苦头，幡然悔悟，最后将春兰也接了回来，夫妻重聚，阖家团圆。

《兰梅记》的故事虽然简单、朴实，却浓缩了中国最真实的生活情感，传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琴师，梅派专家姜凤山先生亲自为这出戏设计了音乐唱腔。

### 剑磨二十载 《兰梅记》获金鸡百花奖

除了在舞台上展现精彩技艺，2012年，于兰还将《兰梅记》搬上了银幕，筹拍了电影版。

“我们的创作经费很紧张，所以我在做演员的同时，还兼任制片，就是为了节省成本。”于兰说，拍《兰梅记》让她吃了不少苦。因为不同于舞台版，电影要拍很多特写镜头，妆容要更加精细，化妆时间也要长出一倍。这样一来，每天化完妆，为避免花妆，更为了赶工期，她经常要到下半夜拍摄结束才能吃饭。每天都是饿着肚子拍十几个小时，身体都快吃不消了。而且拍摄是顺时拍，先拍温柔的春兰，再拍活泼的冬梅。在春兰的部分，她的体能就消耗得很严重了，但到了冬梅的部分，更要打起十二分精神，所以压力很大。

另外，因为电影时长比舞台版要短得多，为了控制时间，电影版《兰梅记》浓缩了很多场次和唱腔伴奏。尽管如此，于兰却丝毫不敢马虎，还邀请到姜凤山先生给予指导。

“姜先生当时已经90岁了，为了这部电影，他又重新给我写了两段唱腔，一句句教给我听。当年8月份，

“小时候，我家里没电视，只有一台收音机。那时候，我经常在广播里听杨春霞老师唱京剧，觉得特别好听。”说起最初对京剧的迷恋，于兰的眼睛里立刻闪现出了幸福的光芒。

《黄连苦胆味难分》《家住安源》《乱云飞》……从收音机里传出的优美唱腔，让于兰很是迷恋，不知不觉中，她悄悄跟着学了起来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她喜欢上了京剧这门国粹。

“更巧的是，就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，为庆祝建党80周年，重新复排了《杜鹃山》，我还得到了杨春霞老师的亲授。说实话，当时杨春霞老师的腿刚刚动过手术，本应该多休息，但她为了让我演好，一直在教我。我做梦也想不到，小时候就喜欢的老师，长大后竟然会教我，我觉得特别幸运。”于兰兴奋地说。

“京剧演员都是从小练功，吃过的苦、流过的汗，都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。”于兰介绍说，学戏时，她每天都要跑“圆场”，围着舞台或篮球场绕圈走碎步，一年要磨破几双鞋。那时，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她买鞋，她只能在鞋坏的地方贴上胶布或干脆直接穿着坏鞋练。即便脚上磨出了血泡，钻心地疼，也没有阻挡她学京剧的热情。

“幸好，当时我的姐姐于紫菲已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了，不时会邮寄回几双胶皮鞋给我穿。虽然胶鞋不透气又捂脚，可那也比穿坏鞋好多了。所以每次看到姐姐寄胶鞋回来，我都很开心。”于兰自豪地介绍说，她的姐姐叫于紫菲，17岁时就离开了家乡，现在不仅是海政歌舞团节目主持人，国家一级演员，而且还是电影《开罗宣言》的总制片人以及宋露龄的扮演者。

因为血缘亲情，更因为对艺术有着同样执着的追求，这对“艺坛姐妹花”的感情异常深厚。但于兰却透露说，小时候，有一次她陪姐姐去上艺术课，姐姐的老师想让她也唱首歌，可她就是不唱，姐姐有点不高兴。事后问她为什么不唱，她直截了当地说，自己就喜欢京剧，不喜欢唱歌。

1977年，于兰考进哈尔滨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京剧班，学的第一出戏就是《扈家庄》。按过去考艺校的标准，她的年龄偏大了些。而且当时她的父母并不支持她走这条路。“我父亲是知识分子，他不喜欢我们搞文艺，说以后是知识社会，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有立足之地。”于兰说。

在京剧班，于兰为了练出成绩，得到父母的认可，每天天不亮就偷偷起床，拿着“刀枪”去排练厅练功。老师张蓉华见她好学，又舍得吃苦，于是倾囊相授。在一年后的汇报演出中，于兰果然脱颖而出。毕业后，就进入了哈尔滨京剧院。

### 抓住机遇 一个晚上背会全部台词

20来岁的于兰初到哈尔滨京剧院，虽然年轻，有活力，而且功底也不错，但是在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们